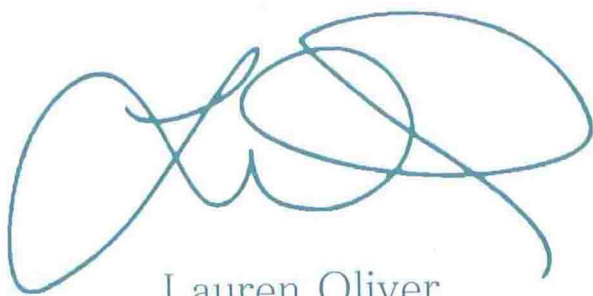


爱有止境

II

Pandemonium

喧嚣



Lauren Oliver

[美] 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爱有止境

II

Pandemonium

喧嚣

[美] 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有止境. 2, 喧嚣 / (美) 奥利弗著; 刘勇军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6
ISBN 978-7-5057-3522-4

I. ①爱… II. ①奥…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8628 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5-2443

Pandemonium © 2012 by Lauren Oliver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with Lauren Oliver LLC, c/o Foundry
Literary + Media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2015 EVERIGHT 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爱有止境 2 喧嚣
作者	(美) 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1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22-4
定价	3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谢谢你们送书给我，打电话问候，
请我吃饭，待我以无边的耐心，给予我无尽的关爱。

目录 Contents

故事叙述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时态，按章节分开，交替进行

001 第一章

从前的莉娜死了，我埋葬了她。

我把她丢在了栅栏那一边，留在了浓烟与火焰组成的墙壁后面。

003 第二章

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跑，不要停，跑得远些，再远些，远离栅栏，远离那个有狗有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里——

还有亚历克斯。

037 第三章

在这个世界，父母们没有心碎，没有狂乱，没有绝望。只是担心，数学没考好的时候他们担心，交税交晚了他们也是担心。

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全、幸福、有秩序，但唯独没有爱。

047 第四章

如果你能……再跑远一点……再跑快一点……你就能看到，你一定会看到，肯定能看到

——亚历克斯还活着。

- 060 第五章
- 不自由毋宁死。
- 一句话。六个字。在我的指尖下凹凸不平。
-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秉持这句话，我们的信仰使之成为了现实。
- 069 第六章
- “没死。”在我们经过时，他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一棵树。“只是待时而动，储存能量，把生命力隐藏在深处，这样才能熬过冬天。等到天气变暖了，它们就会再次长出叶子。”
- 079 第七章
- 更多枪声响起。尖叫声此起彼伏。一个清道夫刚开始下滑就被击中，从阳台上弹开，翻滚着向下面的人群坠落。人如浪涛，头，手臂，扭曲的脸……
- 092 第八章
- 宫古的尸体好像一具雕塑，一个影子。我能想到的只有她的手，几天前，她还用手娴熟地在厨房餐桌上敲出轻柔的节奏，让萨拉附和着唱歌。那双手变得模糊不清，不像是手，倒恰似蜂鸟的翅膀，充满了生命。

100 第九章

我想到了成千上万的治愈者，他们躺在婚后的床上，睡觉时一个梦都不做，他们的大脑被迷雾包围，甜蜜却空荡荡的。

111 第十章

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忘了我们是在逃命，忘了我们失去了几个成员，忘了我们丢在大本营的补给。我们点起篝火；我们坐在闪烁的火光边，烤热我们的手，我们讲故事，好让彼此忘记寒冷和饥饿，忘记大雪欲来的天气。

116 第十一章

我感觉心里特别压抑，现在一切都回来了，我真正的生活，我过去的生活，波特兰那栋摇摇晃晃的房子，水声，海湾的气味儿；克里普特监狱的发黑的墙壁，在荒蛮之地，太阳斜斜地穿透树枝照射下来，形成了各种翠绿色的菱形形状。

125 第十二章

恨意填满你的心，也让你慢慢堕落。

恨意坚硬，深邃，棱角分明。像一个封闭系统，将一切都包围其中。恨就是一座高塔。在荒蛮之地，我开始建造这座高塔，一点点向上爬。

130 第十三章

我心中那个黑暗的空间微微震动了一下，向外扩展了一点点。“去死吧，”我对朱利安说，不过现在我说得很镇定，我一直盯着那把刀，只见刀锋发出炫目的光芒，像是一个标志牌，指出了冲出黑暗的大道。

151 第十四章

“欢迎参加抵抗运动，莉娜，”他小声对我说。“我尽量快点完事。”第一刀割得很深。烈焰在焚烧我的身体。随后我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尖叫起来。

154 第十五章

“我们该逃命了，”我说，我们一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储藏室，终于冲进了冰冷的老旧隧道，腐朽的气味扑鼻而来，四周尽是回声，到处都是黑影，而迎接我们的，是无尽的黑暗。

172 第十六章

这个世界此时分成了两个部分，整整齐齐地一分为二，犹如人字形帐篷倾斜的篷壁：染病者和治愈者住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空间。

179 第十七章

“和你在一起，我就不那么害怕了，”朱利安说。也可能说话的人是亚历克斯，或者这句话只是我的一个梦。我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出不了声儿。

186 第十八章

“蓝蓝不会有事的，乌鸦。”我柔声说。“雪会给她保暖。”

乌鸦抬起头，她的脸上布满了泪痕。她一一看过我们每个人的脸，像是在奋力回忆我们是谁。

187 第十九章

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对他说的一句话：你不应该知道。你不该知道那严酷到令人无法承受的美丽真相。

199 第二十章

黄昏时分险恶异常，影子长长的，如同尖尖的手指，我们像是行走在黑色巨手组成的森林。如果真有第三个营地，我们明天就将到达那里。如果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没继续向南推进，就会饿死。

202 第二十一章

“住手！”朱利安正拼命挣脱束缚。那两个拉他上高台的人依旧牢牢地抓着他。“放了她！”

有好几只手从四面八方抓住我。怪异的面孔赫然出现在我上方，似是在闪烁的火光中飘浮。

205 第二十二章

他向我压了过来，活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恶狠狠地斜睨着我。
他举起斧头，刀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闭上了眼。

207 第二十三章

仿佛她的脸兀自蜷缩了进去，如同一朵枯萎的花儿。“我这辈子都在这里，”她说。“或者说，几乎这一辈子都在这里。”
“我们在上面一无所有，”她笑了。至少我觉得她在微笑。“除了死，一无所有。”

223 第二十四章

在一座废墟城市的边缘，在一座高耸的垃圾堆的一边，只有一个用碎片建成的大本营；我们饥饿，快被冻僵，即将来到一个有食物和水的地方，那里的墙壁能够保护我们远离狂风。
而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堂。

226 第二十五章

这不可能。我闭上眼睛，又睁开：那个来自梦里的男孩，那个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男孩，竟然起死回生了。



第一章

我和亚历克斯一块儿躺在布鲁克斯大街三十七号，身下铺着毯子。树比往常看来更粗更深了些。树叶几乎成了黑色，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遮住了蓝天。

“今天大概不是野餐的好日子。”亚历克斯说。这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说得不错，我们带来了很多吃的，却一口还没吃呢。毯子末端有个篮子，里面的水果烂了一半，爬满了小小的黑蚂蚁。

“为什么不行？”我说。我们盯着上方树叶形成的网，厚得就像一堵墙。

“因为下雪了。”亚历克斯哈哈笑了起来。我意识到他又说对了，真的下雪了呢，灰色的大雪在我们周围打着旋儿地落下，真冷呀。呼出的气成了一团雾，我连忙靠在他身上，好让自己暖和一点儿。

“搂着我，”我说，但亚历克斯没有反应。我向他的手臂和胸口之间的缝隙挤去，可他的身体硬邦邦的，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亚历克斯，”我说，“快点呀，我都快冻死了。”

“我都快冻死了。”他机械地重复我说过的话，嘴唇几乎动也没动。他的唇是青紫色的，都是裂纹。他直勾勾地望着树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看着我。”我说。但他没扭头，没眨眼，没动一下。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开始在我心里蔓延，一个尖厉的声音在说：“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肯定出问题了！”我慌忙坐起来，把一只手放在亚历克斯的胸口，只觉得那里冷如寒冰。“亚历克斯，”我说，然后我的声音变成了短促的尖叫，“亚

历克斯！”

“莉娜·摩根·琼斯！”

在一阵低沉的咯咯的笑声中，我惊醒过来。

菲尔斯坦夫人正瞪着我。她是布鲁克林五区十七大街昆西埃德华兹女子高中十二年级的科学老师。这个星期，我是第三次在她的课上睡着了。

“既然你觉得自然秩序的创造性这么累人，”她说，“我建议你还是去校长办公室里提提神，你觉得怎么样？”

“不要！”我大声喊道，我原本没想这么大声，结果引得班里的其他女孩子又一阵哄笑。我是寒假后才来埃德华兹女高上学的，虽然只来了两个月多一点，却已经有人给我起了个“头号怪胎”的外号。人们都躲得我远远的，像是我得了病，像是我得了爱情躁狂症。

要是他们知道真相，该有多好。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琼斯小姐，”菲尔斯坦夫人道，“明白吗？”

“不会再有下次了，”我说。尽量显得像个乖乖牌，装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我不去想关于噩梦的记忆，不去想亚历克斯，不去想哈娜和我从前的学校，不去想，不去想，就像乌鸦教我的那样。过去的生活已然告终。

菲尔斯坦夫人最后瞪了我一眼，我猜她这么做是为了威胁我，然后她转身面对黑板，继续讲起了电子的神圣能力。

从前的莉娜或许会害怕菲尔斯坦夫人这样的老师。她是那么腐朽，平庸，连青蛙和比特犬都不如。正是她这样的人使得治疗看似多余，即便没有治愈，也无法想象她会拥有爱的能力。

可从前的莉娜死了。

我埋葬了她。

我把她丢在了栅栏那一边，留在了浓烟与火焰组成的墙壁后面。



第二章

一开始，到处都是火。

我的腿和肺好似着了火，火焰灼烧着我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这就是我在痛苦中重生的过程：从令人窒息的热度和黑暗中，我走了出来。我逼迫自己穿过黑暗潮湿的地方，不去理会奇怪的声响和气味儿。

我跑呀跑呀，跑不动了，就一瘸一拐地走，等到连这也做不到了，我就爬，一寸一寸地爬，手指甲深深嵌入土里，活像一只蠕虫，爬过荒野中这片奇异新鲜的杂草丛生的地面。

我也流血了，这是重生的代价。

我不知道我在荒蛮之地中深入了多远，也不知道向树林深处走了多久，就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被击中了。起码有一个监控员在我爬栅栏的时候击中了我。一颗子弹从我一侧腋窝下面飞了过去，我的T恤衫已经被血浸透。不过，我的运气还不赖。伤口不算深，可看到那些血，破了的伤口，使得一切都变得真实起来：这个全新的地方，到处遍布怪物般巨大的植物，刚刚发生的那些事儿，我所剩下的东西。

以及，我所失去的一切。

我的胃空空如也，可我还是呕吐了。我干咳不止，把胆汁吐在两边扁平闪亮的叶子上。鸟儿在我上方叽喳叫。一头野兽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飞快地冲回纠缠的植物中间。

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亚历克斯、想想亚历克斯会怎么做。

想象一下吧。亚历克斯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脱下T恤衫，扯掉边缘，把最干净的布条紧紧系在我的胸口上，挤压伤口，好止血。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跑，不要停，跑得远些，再远些，远离栅栏，远离那个有狗有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里——

还有亚历克斯。

不不！亚历克斯在这儿呢。你必须这么想象。

一步，两步，我穿梭于荆棘丛中，与蜜蜂和蚊子搏斗，折断粗大的树枝，还要躲开那些如一团黑雾般在空中盘旋的小昆虫。我来到了一条河边，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差点儿被河水冲走。到了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雨如注，我感觉特别冷；我蜷缩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根之间，在一片黑暗之中，周围全是看不见的野兽在尖叫，喘气，嘎嘎声不绝于耳。我太害怕了，连觉都不敢睡，要是我睡着了，准会死。

我可不是一夜之间就重生成为全新的莉娜。

而是一步步地，一点点地，完成了重生。

我爬呀爬呀，在全是尘土的地方蜿蜒前行，嘴里满是烟味儿。

以一个指甲一个指甲的距离前进，如同一条蠕虫。

全新的莉娜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

后来，即便是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也做不到了，于是我躺在地上等死，我累坏了，连去害怕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上方黑漆漆的，四周同样一片漆黑，树林里的声音仿佛一首交响曲，送我离开这个尘世。我就在葬礼之上，即将被降入一个狭窄黑暗的空间，姨妈卡罗尔在那里，哈娜，我的母亲和姐姐，就连我去世已久的父亲，也在那里。他们全都目送我的尸体降入

坟墓之中，他们在唱歌。

我在一条黑洞洞的隧道里，周围都是雾，我一点儿都不害怕。

亚历克斯正在另一边等我；亚历克斯站在那儿，脸上挂着笑，沐浴在阳光下。

亚历克斯向我伸出了手臂，喊道——

嘿。嘿。

醒醒。

“嘿。醒醒。快醒醒。”

那个声音把我从隧道里拉了回来，有那么一刻，我失望得不得了，因为我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是亚历克斯的脸，而是另一个人。此人的脸线条分明，十分陌生。我思考不了，这个世界已经四分五裂。黑色的头发，尖尖的鼻子，明亮的绿色眼睛，这些只是几块拼图，我搞不清其中的意思。

“好好，就这样，别再昏过去了。布拉姆，该死的，怎么还没取来水？”

一只手扶住我的脖子后面，然后，忽然之间，我得救了。一股冰凉的液体滑入：水灌进了我的嘴，流入了我的喉咙，顺着我的下巴流了下去，冲走了尘土，冲走了火烧火燎的感觉。我先是咳嗽起来，感觉喘不过气，就快大喊大叫起来。接下来，我大口大口地喝水，而那只手一直扶着我的后脖颈，那个声音一直在轻声鼓励我：“很好。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很好。现在你安全了。”

黑色的头发松散着，我周围有个帐篷：一个女人。不，是个女孩，嘴唇薄薄的，闭得紧紧的，眼角有皱纹，手就像柳树一样粗糙，像篮子一样大。我心想：谢谢你。我心想：妈妈。

“你安全了。没事了。你不会有事了。”

婴儿就是这样诞生的：被人抱在怀里，吸吮，无助。

这之后，我发起烧来，又一次陷入昏迷。我几乎从未清醒过来，印象也变得杂乱无章。更多的手，更多的声音；我被抬了起来；上方有绿色的万花筒，断断续续可以看到天空。后来，我闻到了篝火的气味儿，有冰凉湿润的东西贴在我的皮肤上，有烟，有轻声细语，我的身体灼痛不已，然后是冰凉与轻松。有柔软的东西滑到我的腿上。

这期间我一直在做我从未做过的梦。梦里尽是爆炸和暴力：梦到皮肤被烧化，骨架烧成了焦炭，化为碎片。

亚历克斯再也没有来找我。他先走了，消失在了隧道那一端。

我几乎每次醒来都能看到她，那个黑发女孩不是催我喝水，就是把一条凉爽的毛巾覆在我的额头上。她的手有一股烟味和雪松味。

而夹杂在一切之间，在时醒时睡之间，在时热时冷之间，总是她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几个字，于是她的话飘入了我的梦中，开始驱散梦里的黑暗，使我不被黑暗吞噬：安全。安全。安全。你现在安全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不再发烧，终于，乘坐在那几个字之上，我恢复了意识，那种飘荡的感觉又轻又柔，宛若乘坐一片海浪径直来到了岸边。

甚至在我睁开眼睛之前，我就意识到有盘子碰撞在一起的砰砰声，闻到了煎炸食物的香气，还听到有人低语。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我在家里，在卡罗尔姨妈的房子里，她正要喊我下楼吃早餐——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

接着，和亚历克斯一起逃跑，结果搞得一团糟，后来独自在荒蛮之地度过数个日日夜夜，这些记忆一股脑地涌进脑海，我猛地睁开眼睛，想要

坐起来。然而，我的身体并不听从我的指挥。我能做的就是抬起头，我感觉自己成了石头人。

肯定是黑发女孩发现了我，把我带到了这里，谁又知道这里是哪里呢。此时，她就站在角落里，旁边有一个大石槽。一听到我在床上挪动发出的声响，她便转过身来。

“当心，”她说把手从石槽里拿出来，一直到手肘处都是湿的。她的脸轮廓分明，显得特别警惕，犹如一头野兽。她的牙齿小小的，与她的嘴很不相称，微微有些歪歪扭扭。她走过房间，蹲在床边，“你昏迷了一整天了。”

“这是什么地方？”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我的声音十分粗嘎，与从前的声音没有半分相同。

“大本营，”她说。她仔细看着我。“是我们起的名字。”

“不，我的意思是——”我努力把爬过栅栏后发生的一切拼凑在一起。而我所能回忆起的，只有亚历克斯。“我是说，这里是荒蛮之地吗？”

她的脸上飞快闪过一丝或许是怀疑的表情。“是的，我们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她小心翼翼地说，然后站起来，一声不吭从床边走开，穿过漆黑的门不见了。我在这栋建筑的里面，只能模模糊糊听到她的声音。有那么一瞬间，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不是不该说荒蛮之地这几个字，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好人。我从未听人把不受监管的区域称为“自由的土地”。

但不可能。不论他们是谁，他们肯定都是站在我这边的。他们救了我，我在他们的怜悯下，度过了数日。

我费尽力气才让自己半坐起来，脑袋靠在后面坚硬的石墙上。整个房间都是石头做的：粗糙的石头地面，石头墙壁，有些墙面上长了薄薄一层